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文集　總目　卷一二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阮鍾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東里集總目　　　　　別集類五　明

文集二十五卷

詩集三卷

續集六十二卷

別集三卷

臣等謹案東里集九十三卷明楊士奇撰士

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建文初以薦入翰林

充編纂官成祖即位授編修尋簡入內閣典機務歷官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貞事蹟具明史本傳明初三楊並稱而士奇文筆特優制誥碑版多出其手仁宗雅好歐陽修之文士奇文亦平正紆餘得其彷彿可稱舂容典雅之音當時館閣著作遂沿為流派李夢陽詩所云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里廊廟珍者蓋亦推本於士奇而言其後

敝尤既久或病其漸入於膚庸然亦不善學者索貌遺神之過若就其所作論之實能不失古格者其轉移一代之風氣非偶然也集分正續二編正集所載較少續集幾至倍之其別集四種曰代言錄乃制勅之類曰聖諭錄曰奏對錄曰附錄則士奇之傳誌諸文咸在焉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楊文貞東里集手自選擇刻之廣東為人竄入數首後其子

孫又刻為續集非公意也然則續集乃士奇所自芟棄非盡得意之作以其搜羅較富故仍其舊併録之焉乾隆四十四年正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東里文集原序

天生間世之才必予之以清明粹溫之資際夫重熙累洽之運發為事業參贊經綸輔成國家之盛著為文章宣金石垂汗簡以彰文明之治夫豈偶然哉觀於今少師東里楊公士奇可見矣公江右西昌宦族蚤失怙奮志卓立讀書數行俱下既冠涉迹湖湘漢沔所交鴻儒碩士所談道德仁義而所受清明粹溫者養之直而資之深芳潤內融彪炳煜乎外見濡豪引紙力追古作於

是聲名洋溢受薦而起際遇太宗文皇帝正位宸極建
內閣以嚴禁密公與淮等七人首膺拔擢之命典中秘
兼知外制歷事四聖熙洽之朝凡大論議大制作出公
居多肆其餘力旁及應世之文率皆關乎世教吐辭賦
詠沖澹和平渢渢乎大雅之音其可謂雄傑俊偉者矣
公之立心制行本之以忠貞亮直持之以和厚謙慎以
故清議咸歸重之洪惟我朝自太祖高皇帝肇開文運
儒雅彬彬輩出以公述作徵諸前烈頡頏下上能幾人

焉方之當時齊驅並駕復幾人焉謂之間世之才其信然哉淮也孱弱無似旦夕相聚處聆笑語接矩範裨益良多屬以抱疾怠事上疏乞骸蒙恩賜歸調息旋軫之後雲泥迥隔離羣索居荒落殆甚公不遐棄貽書以文集序見屬輒以平昔之所知公論之共推者序述如右昔昌黎之文李漢序之歐陽之文蘇軾序之交輝迭映於千百世之遠淮豈知言者哉公命也其奚敢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秋八月既望榮祿大夫少保户部尚書

兼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黄淮序

東里文集卷一

明 楊士奇 撰

記

遊東山記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闊略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余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殽出游隱溪乘小肩

輿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徹深處可浮小舟旁有盤石容坐十數人松栢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雞犬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書延余兩人坐一媪捧茗盌飲

容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坐石上指顧童子摘芋葉為盤載肉立恭擧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跽謝

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蹁蹮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絶句語益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糝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来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輙盡散不復因共嘅嘆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絶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析而嚼之餘半餅遺童子遺余兩人已

而夕陽距西峰僅丈許隱溪呼余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余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余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余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游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幾余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余亦泣下

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游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録一通遺立恭嗚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耶既游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金華縣重脩廟學記

孔子之道出於天而有以助天之所不及蓋裁成輔相品節防範之功天必有待於聖人書曰惟其克相上帝

寵綏四方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天之生聖人也其必有以任之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任之以行道孔子任之以明道其所謂道大而天敘之典小而動靜云為之則皆非有待乎外者既明於孔子將後有聖賢者作得因之以贊夫天佑斯民之功於無窮故自周而後二千年為君知尚於仁為臣知尚於敬父知尚於慈子知尚於孝夫婦長幼朋友各知所當尚及夫知好善而惡惡知貴王而賤霸知尊中國而外夷狄者皆

孔子之功也微孔子斯道不幾於熄乎道熄斯民不幾於夷狄禽獸也哉自漢以来世主皆知尊孔子厚其禮而尊用其教我國家君師宇内一惟孔子之道内而京師外而府州縣遠而邊裔皆廟祀孔子冕服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與社稷等可為盛矣而守令丞流宣化有恭有慢則其治亦隨之張弛焉金華縣附郡城之下蓋呂成公何文定王魯齋諸君子之鄉永樂壬寅進士番禺郭瑛来為令祗循德意惇務教育爰及再期士信

其行民德其惠縣治東北二里所爲學甲辰之夏巷民
弗戒于火延燬學舍迫及禮殿風怒火熾人罔攸措瑛
拜稽叩首瀝誠籲神靈應響荅反風熄火殿及兩廡弗
燬特完周視殿材歲久滋弊宜撤以新方諏于衆會詔
有司脩飭祀典祠廟邑人趨義咸願有助遂卜日就事
因故益新作大成殿暨東西廡飾聖賢像前建重門講
堂齋廬庖廩周垣咸新作之加于舊規於是令率學之
諸生行釋菜禮而教諭李和圖不泯其令與邑人好義

者之績具事本末加書介中書舍人陳景茂請記其成夫祗先聖以飭教事理民首務也何幸有賢令克篤用之又何幸成公諸君子德化沾溉其人心之深而致夫興起相助之易也嗚呼邦人俊秀來游其間必也升而之廟湛焉肅焉秉其對越之誠而非僻之心不作退而之學誦焉思焉持其仰鑚之志而進脩之功不已積習久而德日新業日廣處也有以續前修君子之光出也有以任國家治平之責庶用不忝於賢令與賢父兄之

盛意哉是役也令主之助之資者邑士朱士真某某助之計者耆民劉某經始於洪熙元年閏七月某日成於是年某月某日其初建及改遷之故前自有記不復著

丹桂樓記

五雲洲之東距泰和萬安兩邑皆一舍有半曰學堂里里鉅族為蕭氏其先徙自吉水之虎溪代有詩書行義為鄉人所敬雖未有甚顯者而所與交游婚媾率顯者也家有丹桂一株莫究所自植里老長相傳約百數十

年其盤駢偃蹇凌霄漢敉虧日月就下而望之蒼然如垂天之雲秋高風露清潔花盛發香馥馥聞十數里蕭氏之耆耋以其暇率族人聚樂其下長少具在布席列尊俎少者以次奉觴為壽畢則拱侍聽長者之教訓懽洽之至禮度不踰歲率一再舉焉及元季兵亂海内鼎沸蕭氏之老者皆沒壯而少者皆散徙崇甍飛棟蕩然無存而桂亦斃於燬矣雖枯根尚隱隱頹垣荒址之間而生意泯然於是歷歲遠矣蕭氏之彥曰孟常獨切興

念吾先人之所居吾可以去之而不復乎辛勤歸即故
址雜蕪畚礫營室以居讀書學道其中而敬脩其先人
之德焉既又作樓若干楹與桂相直無幾桂之芟者復
萌櫱數歲而奮抜欝然識者蓋知爲蕭氏復興之徵或
曰蕭氏科第之祥也遂號其樓曰丹桂又數歲孟常舉
進士擢監察御史奕奕起聲譽九載用績最陞浙江布
政司參議而蕭氏之顯者遂盛於孟常桂亦靈異矣哉
夫家之盛衰係乎氣運亦必有由於人者蓋善德可以

致和氣凡物之近者必先得其氣故隨之而盛衰焉田氏之荆兄弟析而悴合而復榮此其證也田氏以友蕭氏以孝孝友行於家而家之所由盛也孟常將赴浙江屬余記丹桂樓揚於蕭故婚姻家而余與孟常仕宦往還又十餘年故為之記又推其盛之所由者以示其族人子弟俾皆勉焉

務勤堂記

江夏鄧真存誠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歴八年陞山東按

察使而名其退休之堂曰務勤以余交游之舊也屬為書其所以名之故而自儆焉其言曰真學不足以究道才不足以濟務聖天子不以其不可而授之一方耳目之寄綱紀之任夫山東古齊魯邦也凡其守令所治環數千里之地土廣而民衆其人之休戚治之得失皆吾所當究心也吾將何以稱任使而免譏累哉惟是夙夜兢兢弗勝之為懼也又竊念之良驥一日千里如下乘而弗息十駕可至也真之劣也使果能持之以不息之誠

亦庶幾其可哉嗟乎存誠可謂克篤其志者也蓋嘗察於天之運乎一日行九十餘萬里而一周明日又一周而無日不然者以其健也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蓋法天之健以為勤也學非勤無以致夫道治非勤無以底厥功故自古大臣君子於愛君也必進無逆之說於事君也必躬匪懈之行而孔子於學者之問政亦有無倦之教也凡天下之事在於殫志而力行其本則在先立乎誠而已傳曰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未有誠

不立而能致夫久且徼也存誠可謂克篤其志者與追念前三十年與存誠者三四輩邂逅沙羨相與讀書討論之餘恣其意於所適或登大别而眺江漢或扁舟浮游南浦赤壁之間弔古人之陳迹或憑高騁望洞庭雲夢於落霞飛鳥之外倚長鋏而清嘯舒胸臆之浩然顧其所自得蓋富貴貧賤憂患無一之累乎其心其放且逸如此而奚暇有所用志於勤哉今幸遇聖明在位吾與存誠皆見用於太平之世固宜棄浮趍實以就功業而

存誠官益進任益重且益勉於君子之道未已也將所樹立必有重當時聞後世者而未必不自務勤始也遂為之書

凝秀樓記

芝之為瑞也果與於人乎異時深山容林巖谷之幽礀壑之陰人跡所未嘗至者芝蕿生其間多或累萬本其少猶動以千百計是孰之所致哉無與於人乎孝弟慈厚廉貞潔清之士其所居亭榭階戺園囿垣壁之側往

往而芝生焉謂不係於人哉蓋天下平寧王道得化澤充洽泰和融液於兩間瑞物之蕃固有不擇地而出者矣若一德一行積誠而不已足以通神明致和氣斯瑞物亦必有著夫一人之感召者焉人之德莫先於孝古之能孝者若韋弘宗楊思貞許利川之徒皆有芝產其廬墓之次感應自然之理也前江西按察使金華邵玘以先永樂甲辰喪其母居喪執禮哀慕夙夜乃是年八月所居重屋之下産芝五莖或三秀或五秀華采煥爛

明年五月復産一莖五秀輪囷郁然鄉里驚異嗟嘆以為孝感相與名其重屋曰凝秀之樓鄉人之仕於朝者光禄李少卿顒中書陳舍人景茂求余記之以先永樂四年進士為監察御史明法意而清操凛然仁宗皇帝監國南京時深所器重歷署大理寺都察院刑部皆有能聲其陞憲長江西也治行尤多而自得禄迎母就養愛敬兼盡母甚樂之以先於余往還葢余知其能孝其所為感召非獨居喪時矣斯樓殆將有聞於遠哉樓若

干楹前臨縠水後枕椒峰據蘭溪之勝於顏孝子羣烏助葬處葢相望云

翠筠樓記

吉水之東桐江之上其地多竹其里名竹溪里之望為羅氏羅氏之秀有曰同倫於竹尤篤好作樓若干楹而環植竹數千挺歲久蕃盛名其樓曰翠筠表所樂也因其族父翰林侍講汝敬求為之記汝敬之言曰屬春景融霽秋氣澄徹八窻洞闢天氣徐来鬱乎如青雲汎乎

若蒼雪瓶而觀之浩浩如翠濤搖蕩於履舄之下坐而聽之唈唈如金石和鳴於几席之外至若涼月之夕揚鳳羽之蹁躚氷雪之晨挺琅玕而獨秀皆樓中佳趣也閒暇而登焉葢使人襟抱清曠萬慮不侵超然如出人境而立乎埃氛之表者余曰信可樂也而非有瀟灑離俗之資亦惡足以語此樂同倫其有離俗之資者哉夫高臺廣榭嘉木森布葩花之爛然香氣之芬馥管絃歌舞日相聚而懽宴淋漓此豪侈者所尚而世俗之所趨

也其固自恃以樂矣然往往朝榮而夕悴不能少待於斯須之頃其視斯樓雖四時寒暑涼燠之不齊而皆有以樂焉者又豈獨清濁之相遠哉同倫殆有異乎衆人之所尚者歟抑君子之尚於物也有不在耳目之娛意趣之適而在於其德者夫竹中虛外直剛而自遂柔而不撓有蕭散靜幽之意無華麗竒詭之觀凌夏日以猶寒傲嚴冬而愈勁此其德為君子之所尚而同倫之志亦必在於此歟羅氏邑故家始自印岡徙桃林又自桃

林徙竹溪吾聞宋有號竹谷老人者高尚絶俗之士也子大經及其弟應雷皆理宗朝進士大經著書有鶴林玉露傳於世文獻代有足徵要之羅氏之尚乎竹者逺矣同倫竹谷之九世孫於鶴林為八世其所尚殆有所自耶故推本而為之記

退思齋記

少師吏部尚書蜀郡蹇公名其燕處之齋曰退思或曰公歴佐累朝陟榮一品禄厚而位崇天下之士奔走下

風瞻望餘光者邈乎不可及矣尚奚退思之為哉嗟乎此君子之所為有思也君子思盡其在已者何與乎外哉公以進士事太祖皇帝朝夕近侍十餘年而始終事太宗皇帝仁宗皇帝為六卿之首進三孤之重三聖在上知之深信之厚任之專今遭遇明聖所以信任之如三聖而天下之人亦皆有望於公也凡今士大夫賢不肖之鑑别百執事能否之進退皆公司之國家有大政大議係宗社生民之重者皆公與之欲悉底于善也不

思而能之乎古大臣君子如禹稷臯陶伊尹周公所思上之為君下之為民皆公職也公能獨無思乎退而思其道進而施諸事必使衮職無闕庶官無曠五典修百度貞陰陽和時序順四海熙熙無一物之弗遂庶幾盡吾職而有以副明主之德意與天下之人之望不然或有一之弗至即吾職有所未盡故雖燕居獨處汲汲焉求諸心而不遑暇焉者大臣君子以身任天下之所為也宋魯簡肅為執政題其私室曰退思巖此其志蓋與

公同當時稱魯直又稱其忠實可大用亦公之所同若遭逢列聖寵禄之久且盛則公所有而簡肅不及焉宜公之惓惓不能已於心歟公自始仕至今四十年殫智畢慮於厥職恒恐不及而秉謙持約恂恂不改其布衣時位愈進德愈厚名愈重歸然今之老成人夫何幸國有老成以係百僚卿大夫之承式也哉士奇仕於朝從公之後知公之心間承公命為此記既復于公又書以自勵云

樸齋記

永嘉郭文通精繪事事太宗文皇帝嘗賜其名曰純純既拜命退而名所居曰樸齋蓋樸𨼆於純純以德言樸以質言繇樸以達純也繪事自唐虞見於經蓋備五采之施而藝之至文者也一色不襍為純在人為至誠之德聖明之意其欲約之使復於太古之無事乎三五以前絶智離巧追夏與殷猶尚忠質至於成周而文盛焉蓋勢則然矣聖人豈不欲長用古之道哉孔子曰如用

之則吾從先進其意可見矣其亦如民之初生赤子之心純而無偽既長而欲動則私欲日滋向之純而無偽者日喪故孔子之教亦使復其初耳純之所以名同繪事後素之旨文皇帝之心孔子之心也固欲天下皆純質之俗斯民皆誠篤之行而況左右供奉之臣哉純能欽承聖訓以名齋居其亦欲朝夕起處體諸心誠諸行不使有一息之或間一事之或戾以仰副文皇帝之心而不忝乎純其有志乎哉夫樸之為齋也必忠信以為

址静貞以為宇澹泊以為扃簡約以為牖斥浮靡之玩謝矯飾之游黜智巧之務執其誠守其一以任乎自然如是而可矣勉旃純也純為人和厚明敏自永樂初台至後擢營繕所丞上嗣大寶之初陞閤門使云洪熈元年三月記

永思堂記

永樂甲午冬余偕王邦彦司直張伯原劉允恭兩司諫還自北京晚出文明門道通州登舟時北風沍寒數人

者聯轡徐行伯原從子時貴馳一騎挾四五僮奴崇殽載酒追及即道傍民舍以餞皆引滿痛酌時貴侍其從父及賓客怡然甚恭惟恐不極其懽也旦出河上氷已合則謀陸行時貴留侍數日為治裝具余三人前皆未識時貴一旦相遇相愛敬者蓋自愛敬從父而推及之也及與從父別其戀戀不忍之意感動左右蓋吾輩皆竊嘆其事從父如此於事父母可見矣後聞其家有永思堂伯原言時貴年始十三其父當戍遼東老且病不

能行即奮身請代方行時道傍觀者矜念歎息謂此孱然弱稺冒辛苦從役萬里海外夫安知其有立否也既及戍四顧無所可恃勉自樹立然闒茸磊落不肯蹈躇在人後既壯其上下皆愛重之獨其心未甞一日不在父母側也既内徙淮陽日望得一歸省無幾復徙常山護衛令父母皆沒矣徒抱無涯之戚此堂之所以名也願為之書夫父子天性生而致愛没而致思常情所同也春秋常事不書然後世有不能事其父母又有肆已

悖道以危父母者矣於時貴之事可書也嗟乎時貴養不可及矣顧今所得爲者持身謹行以圖無忝此孝之大節也時貴勉哉遂爲之書張氏世家蘄之廣濟時貴今寓北京云是歲十有二月既望記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宣德二年三月朔廷試進士得馬愉等百有一人國朝廷試天子御正朝親出制策既第其高下明日陳鹵簿傳臚天子服皮弁絳紗袍御正朝文武羣臣朝服東西

序立傳臚既羣臣上賀其詞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士之與於斯者其榮矣哉自設科兼取南北士而前十有五科南士往往數倍於北皇上嗣統之初詔禮部科舉歲取百人南士什六北士什四著為令蓋簡用人材南北並進公天下之道也至是合前科未廷試者一人而其第一人出山東前此南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占首選者有之實自今始禮部尚書臣濙言故事有題名刻石太學矧今龍飛第一科宜有示後制可命臣士奇述文

臣士奇既拜受命仰惟國家取士非一途而士必以科第為榮者天子親擢之也今朝廷寵科第廷試有錄以示中外題名有碑以垂永遠夫豈徒顯其名哉固望為當世之用太平之具也士平居勤苦學問亦豈徒藉為名哉固將推所學見諸功業及諸天下也名之所在使後人睹之而思其所立歆豔愛慕之無已榮莫大焉不然碌碌無稱或所行非所學後將有指其名而疵議之者矣此係其立志與否嗚呼可不勉歟於是朝之令典

宜有紀士之立志宜有勸敬拜手稽首具書于題名之首時奉命讀卷及執事之臣列諸其陰

賔壺堂記

翰林檢討莆田黄行中為余言其鄉有徐氏者故詩書家居壺山之麓東隴之里累世矣至士德甫始徙居黄石蓋去壺山之麓十里所士德甫沒其三子長曰孟博不忘厥祖之所居也偕其二弟即其父所築之前而面壺山作堂名之曰賔壺求為之記余未嘗識孟博兄弟

而行中端重謹信不妄交際孟博兄弟之為人可知矣實者敬以接之也父者吾身之所從出也祖者又吾父之所從出溯而上之皆吾祖也皆吾之所從出也先儒論禮以立冬祭始祖立春祭先祖蓋曰始祖厥初生之祖也先祖初祖以下高祖以上者也冬至一陽之始立春生物之始皆象其類而祭之也象其類有致愛敬之禮則即所居而致愛敬焉者天理在人心自有所不能已也夫巋然而峙乎吾前則吾起居出入無不接乎目

接乎目則動乎中怵焉而興感肅焉而起敬者自無一朝一夕之間豈必象其類而後然也哉吾於徐氏斯堂蓋有以知孟博兄弟重本敬始之惓惓也嗚呼恒人知愛敬於其父也於其祖蓋有間矣況遡而上之者哉夫知重其祖其必知重其身又可以推見孟博兄弟之為善者歟吾又聞壺山莆中之最勝處也隱者之所樂而神人仙子往往出沒於其間夫徐氏之祖有靈焉其必不去此而精神相感氣類相通其必有致愛敬而受福

者歟堂凡若干楹作於某年月孟博之弟仲曰某季曰某皆可為徐氏孝孫云

思政堂記

治事之後堂名思政者求善其政也為政有道也未得夫道先求諸心方清淨無事不與物接之際靈臺湛虛道無不存一念之興則道隨著焉故凡官府皆有退處燕休之居豈徒息勞而佚倦哉亦以專一其志而將致夫無窮之道也廣德州及所隷建平縣凡民之戶幾萬

幾千有奇田之税歲幾萬幾千有奇且在邦畿之内也於為之守而善其政殆難矣哉廬陵羅坤泰之為知州也勤其政而愛民如子蚤暮察其所欲惡盡心而為之州治之後有堂久圯矣因其舊葺之而加閎焉閴爽靚深喧囂之聲塵褋之迹皆不及可以疏暢煩欝澄心頤神而啓發靈智公暇則於此用其心於所未至名曰思政之堂間求余為記君子居官本之為持身上之為事君下之為治民三者其要也必端其在已而勉於臣職

不使有所不盡厚於民生不使有所不足夫欲其然也其道有不思而得者乎庶事叢脞乎前而人異情時異宜也欲隨事酌其情權其宜而不由乎思可乎猝有過舉焉不遠而復亦未必不由乎思也入而思之出而行之政有不善焉者寡矣坤泰可謂得為政之道歟坤泰永樂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擢今官和厚明敏而有志焉為廣德未踰年吏部尚書蹇公奉詔廵撫過之民耆老千餘人詣公言知州之賢能仁愛已也其得民如此非

得為政之道而然歟如其求道而不已焉將民之戴之豈有窮乎且後之繼坤泰而居者無窮也如皆求其道而不已將民之戴之又有窮乎以是復坤泰為記而併以告夫來者

東畊記

客有過余譚東畊子之事者曰所居吳淞江之上九峰三泖之墟其為人質實無聲色之娛惟勤穡事歲東作既興每旦率子弟載耒耜畚鍤往治播種暮乃息或日

中躬任餉饁有餘暇而天日融霽曳杖行塍間察視所不及追夏耘其勤如之秋穫勤亦如之計其歲中三時之日率什六七在田歲以為常有愛之曰盍少自逸耶曰吾民耳顧無他材能可以裨於時又不自力以食乃欲仰食乎人耶而其積有餘遇公府徭賦令下必先趨事曰凡吾民得安乎田里足乎衣食無强凌衆暴之虞而有仰事俯育之樂者上之賜也吾既無以報大德又不盡力於此何以為人乎余聞客之言嘆曰嗚呼世之

人蓋有非其力不食者矣如惓惓於君上之大徳不敢忽忘非知本者能之乎誠使世之為民者其所存皆然俗化可厚而刑罰可以無用也客聞余言曰顧書之遂為之書東畊子潘氏字大本東畊其號余未嘗識東畊子皆得之於客客為中書舍人潘譔蓋其兄云

梅溪書室記

梅溪羅宗智甫惇徳博學藏書甚富蓋自伏羲至於文武自周公孔子至於周程朱張自經史諸子至於稗官

小說其書多具既以為自脩之資又推以教其子孫及其鄉人之俊秀而名其藏書施教之居曰梅溪書室閒命其子敬来京師求為之記夫道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彞倫日用之間其所以然者則具載聖賢之書而古教法必先致知深造而不已則有以明夫性德體用之全而成已成物亦將馴至夫至善之域矣故學必本乎讀書書固不易得也而況處乎山林僻遠幽夐之地哉使得書而讀而又得師若梅溪書室然者非學者之幸

歟推其本非由於宗智甫之仁歟梅溪在泰和東南兩舍許其山水環抱明秀其原田廣衍彌望皆沃壤處乎是者皆有以厚其生而適其意無慕外之累而其人又多秀敏惇厚之資則其於為學宜易成也前二百年溪之東曾秀峰先生以清文粹德教授於鄉文丞相實出其門雖丞相非一師而曾氏在其里塾要其所浸漑深矣今羅氏積書以教將無繼昔人而起者乎羅族出清湖故盧陵世家有科第於宋元其徙梅溪至宗智甫蓋

七世云

東里文集卷一

東里文集卷二

明 楊士奇 撰

記

石田茅屋記

石田茅屋者刑部尚書大梁趙公以名其宴休之居也士之有道也不以貴富賤貧而易其所守蓋道内也貴富賤貧外也主乎内者既定則凡其外者舉不足以奪之故窮不加損焉達不加益焉顔子有王佐之才使得

時而行之其心固不改簞瓢陋巷之時而孟子亦稱柳
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葢惟中之所守確乎不可拔而
以之遇則可以建功不遇亦可以自樂非志於道者不
足語此公少嘗樂于耕讀而有志用世既發身科目事
太祖皇帝為夏官屬超遷浙江叅政太宗皇帝臨御徵
為少秋官改冬官又改春官遂進大宗伯改大司馬仁
宗皇帝嗣位惓惓於慎刑罰又改大司寇遭逢列聖歷
歷中外三十餘年預大議輔大政位高而禄厚自恒情

觀之則向之章布所樂豈復有一毫尚留念慮哉然此非可以論公也公學博而識遠志高而才大推其心蓋惟天下寧謐朝廷尊安生民樂業邊境無事公之樂也矧今聖明在位方圖任老成公宜益攄嘉猷以輔建太平安得慕彼而違此哉而平昔猷猷之不忘于以見其心非酣溺於富貴其風可以廉貪而敦薄者蓋於士俗有警焉士奇與公同朝二十餘年相知為舊間嘗屬余記其石田茅屋余重其可有警也遂為之記

常州府廟學重脩記

學校王政之大端民有養而無教則不可與圖治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教道行民知務德斯風俗可厚人材可興而治效可得自昔為天下蓋未有去學校而能為治者我國家自祖宗之世崇重學政皇上纉承大統益敦飭勵而郡縣奉承有祗有怠故學之振舉有能有否常有學數百年中歷兵草屢燬屢復洪武初廟學一新加于舊觀歲久而敝永樂初撤而再新益加其舊既二

十年廟學復敝時郡守貳咸闕推官楊誼自監察御史來獨署郡事進謁先師退就學館顧瞻嗟咨曰是可後乎即謀脩葺而計費甚鉅方事營度郡之好義咸願有助出貲市材諏日鳩工仆者植之傾者正之撤壞去腐易之以新工善材良既堅既好廟自大成殿東西序戟門靈星門學自明倫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及賔客之位會饌之舍至於庖廩靡不具完彩繪煥然不浮于度是役也貲不出公顧為之有道民爭勸義經始於

某年月成於某年月葢始終皆誼之勤而後知府于文自山西按察僉事來同知張宗璉自大理寺丞来同志恊贊用克訖事時大理寺卿胡公槩奉命廵撫蘇常諸郡亦勤助相葢政之張弛存乎人郡縣吏有不知究大體祗德意而旦暮獘獘察牘期會以為能趍走迎餞以為賢者固不能知養民為何事其能知學校教化之為重哉之數君子皆起家進士知所先務宜其克恊於斯舉也常自太伯延陵相繼讓大利其人至于今知捐利

為義也自子游親承孔子之教而率人於學道其遺化猶在鄉也矧今為畿内郡涵濡聖化之深且久宜其興起於善之易也則游學於斯必有仰惟聖朝之德意及諸君子之用心鄉人長老之勞勤而作其自勵之志將見教化益行賢才不乏鄉閭禮遜駸駸乎治平之盛者皆自兹始於是府學教授余學夔等謀記其成而屬江陰縣學教諭陳孟旦來求文而能道脩學之詳者今禮部尚書郡人胡公郡人之助義者衆周孟敬朱善慶其

巨壑歟

稼軒記

夫務適乎已而無天下生民之思者凡民耳士以及人為道道明於已而或退食其力於幽閒無用之地以自適焉者葢安命守義不得已者之為而非士之素志也古之君子往往皆然泰和王行敏通春秋大義志高才博喜譚當世事稠人廣會行敏出論説娓娓於視今富貴有位人當其意者無幾評泊是非高下持禮義曲直

人不少貸然人以義正過行敏率能屈服甚或加之横逆亦不校也此非其能明於内而豈苟為自高也哉其父伯貞先生嘗僉藩憲典大郡有惠利於民弟行儉今為學士於翰林掌制命天子左右譽望蔚然行敏獨家食澔泊自適曰士各有命安吾義與命耳買田百餘畝於邑西半舍許作廬舍田間躬率僮奴治耕堰水為塘備旱乾其用力勤歲穫常厚雞豚之畜日蕃而塘兼魚鱉菱芰之利日用所需悉具飽食無事讀書茅簷之下

聲聞林外天氣晴煦不之舍南之舍北與老農相娛嬉或數月一入城就其素所知已晤語少頃掉臂遽去其宴息之居數楹質樸閴㝉題曰稼軒軒之前天柱三顧諸峰蒼然秀拔而大江橫其下啓北戶而望則武姥之山巉峭奇特而吏胥一跡不及門嘉客時至野服出迓相與坐軒中必具酒酒酣擊缶歌古人田園之詩樂客客或問平居所侶指塘下白鷗及窓外脩竹數千挺曰何莫非吾侶也葢終歲悠然忘世榮辱行儉在京

師聞之躍躍有欣豔之意已而其同寮君子聞之皆有欣豔意相與賦稼軒之詩余竊嘆曰士知命而樂非賢者不能然命豈一於窮與達哉賢者亦豈自棄夫天之所予已者而終不用哉觀行敏所用於已責於人又豈幽人處士可以終其身也哉蓋昔人有稼名其軒者矣彼未必有行敏一日之樂而其惓惓當世之心未甞已也亦其不忍自棄夫天之予已者也古今人豈相下行敏有不反而思作而跂乎行儉既稡稼軒之詩寄行敏

余於行斂非交游一世之好故請以余言書諸軒中使勉焉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三代而下以仁厚為治者莫踰於宋宋三百年其民安於仁厚之治者莫踰昭陵之世當時君臣一德若韓范富歐號稱人傑皆以國家生民為心以太平為已任蓋至于今天下士大夫想其時論其功景仰歆慕之無已也而當時同朝有君子焉小人焉君子不容於小人不

能久安於中或暫黜而遽還或屢擯而復用而終能顯其功名者由其君之明也歐陽文忠公以古文與學直言正行卓卓當時其凛然忠義之氣知有君而已知有道而已身不暇恤其暇恤小人哉而小人皆不便之故一斥夷陵再斥於滁既復起歷踐清華從容廟堂與諸君子坐致國家於磐石之安者非由君之明乎考公在夷陵歲餘在滁閱三歲皆無幾微遷謫之意方日務保民而與民旦莫相親相娛樂若父子然者君子之道固

無往不自得也我仁宗皇帝在東宫覽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之嘆嘗舉公所以事君者勉羣臣又曰三代以下之文惟歐陽文忠有雍容醇厚氣象既盡取公文集命儒臣校定刻之永樂庚子冬被召赴北京過滁登琅琊山問醉翁亭但見寒蕪荒址惟醉翁亭二賢堂六字隱隱巖石間顧時滁之守臣無足語者顧其從臣曰邪先賢之跡棄不治如此其政可知矣太息去之後六年太僕寺卿趙君至趙君素慕公之賢又知滁之

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其寮及滁人復作醉翁亭而刻

公所為記寘亭中亭後作堂以祀二賢二賢者王元之

及公也元之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出知滁州其文章

及立朝大節與公相望合而祀之因滁之舊也醉翁亭

之前舊有六一泉疏導加石甃焉百費所需不出於公

而加於舊規於是滁人歲時謁拜二賢退而歌詠公之

文章又徘徊泉上如親見公之樂乎此也而有以慰其

不忘君子之心焉昔召公布政南國後人思之至不忍

傷其所息之木而况公嘗樂於此者乎君子之感人心固自有不能已者而非有賢者倡率於上則亦莫能遂所欲為此滁人所以有待於趙君也趙君名次進字孝禮天台人發身科第累任顯官自廣東布政司叅政遷太僕卿於滁豈弟敦厚明達大體所至為所當為以賢能稱相斯舉者太僕少卿蘇實龎塤丞楊文達孫暠宋載劉璧主簿舒伯治及滁人褚士良等十人經始於洪熙元年四月成於宣德元年正月於是士良等請文記

歲月其成之又明年二月甲子記

壽徵庵記

永嘉黄思恭先生始春秋七十有二將營壽藏於郡城之東大羅山先塋之次卜日之良先生與其族姻故舊咸往視工先事之夕甘露降兹山凝積松栢之上有鉅松直所營之竁其積特厚彌布柯葉皎如雪霜掇而食之甘若飴𥨊其姻王止中曰此國家養老之祥殆先生之壽徵歟或曰瑞圖不云耆老得敬則松栢受甘露意

者國家將致禮先生者歟止中賦七言長律一章歌以為先生壽壽藏成之三年先生之子淮時為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蒙太宗皇帝恩封先生為奉政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後十有三年淮積官至榮禄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又蒙仁宗皇帝恩以其所受散官及三職封先生又從淮奏以少保禄歸養於是先生春秋九十有三康健和豫聰明不衰所謂養與敬者備之矣然後其鄉之人忻悦嗟嘆謂止中與或者之

言之明且信也夫可欲之物凡出乎人者可以力致惟出乎天者非人力所能天蓋可以誠動焉人壽富康寧諸福皆出於天而備於一人之身鮮矣人壽臻於耄期百有一二焉耄期而兼富康寧蓋千之一二加有兩朝之榮命龍章褒拂秩榮一品朱衣玉帶坐享厚祿之養為天下所歆豔者求一於萬不易得而黄先生備之何其盛福也哉易曰視履考祥于以見先生好義之誠恒久不已歟詩曰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以見福之於善

人且未嘗不豫定之歟黄氏之祥可徵已其壽藏之側作新室若干楹先生所時嬉游者也嘗取止中之言名其中室曰壽徵之庵淮屬士奇記其歲月士奇與淮聯官視先生父執也竊喜聞壽徵事故敬為之記甘露降於永樂庚寅十月已未庵建於明年辛卯七月甲戌記作於宣德丁未七月甲午云

竹林清隱後記

士能安乎其内而不為外物動即其身所處不問於貴

富賤貧夷險靡不得焉若是者非其察之審養之素定不能也西昌陳一敬君其幾於是哉君疏達與朗耿耿負氣義髫齔時喪其父已有志務尚日挾冊從先生學士講說且學為文章傳道理弱冠出為里塾師以資養母所居在邑東有竹數萬竿中作小軒為藏脩宴游之處然少所往來獨深與邑中陳孟省好孟省為人狷介剌厲學問其疾流俗人不直魑魅鬼魅獨與君交披肝膽相向莫逆也兩人者或一日不見即其意不釋時孟

省大父海桑先生以道德為江以西學者所尊亦甚愛
重君時來其家留坐小軒中為啟析性道或瀹茗或取
酒相酌為樂因名所居曰竹林清隱先生既為文記之
居十餘年平川大夫聞君之賢辟為學博士使者奉書
幣就其家起之西昌之大夫聞平川使者來曰吾邑之
賢者吾不能舉顧令見舉於他邑之大夫吾何名為邑
即躬詣其家請見狀其行義舉送之於朝遂以為務波
丞又改賀縣丞兩縣皆在廣右其民雜夷獠不盡馴服

君撫之皆得其意至今民意或有所不適即喟然以思曰安得復見陳侯撫我也君既仕有民人社稷之寄食有禄出入有輿馬臺隷而其所自處泊然蓋不異昔之在竹林時也既歴佐兩縣輙罷罷輙復窮歸視其家蕭然操畚鍤治園田布衣蔬食暇則取古人書詩涵泳其中休休自足視鄉之宦達所得意非有加乎是也夫能不係於達者亦不戚於窮世之人一得一失忽而為虎忽而為鼠不能不動乎中者要皆無所見有所見或無

所養養之而久久而定定而安則凡觸於外者舉不足撓乎中也如陳一敬君可謂不撓者歟君嘗與余交其女兄之子翰林庶吉士余學夔告余曰舅氏所存如此不爲之書可乎故書所知者以附陳先生記竹林清隱之後

樵雪齋記

樵雪齋者吾邑王伯彰藏脩之所也藏脩之所而名樵雪者著其志也其言曰人之生皆有所業農業於耕將

厚獲豐歛裕於身而足於家士業於學將德脩才達聲譽流而爵位顯推於其他業無不各極其所得也然耕稼或有水旱之虞富貴或有憂患之干夫為民之業隨其力所至無大得亦無不得蚤而作夕而休無虞乎水旱憂患超然而獨樂者其惟樵乎故樵吾之所樂為也吾又耻夫世之人汩處澒涊溷濁辱其身而不知侈然以為得故竊有慕乎貞素清節之士而常寡遇焉吾所居在澄江之東一舍許梅花岡之麓每歲晏閒暇空山

大雪上下皎然一色獨處齋中靜而玩之以為極天下之潔清無以踰此蓋有以契乎余心此樵雪所以名吾齋也於是可以見其志矣夫天下之事茍處之能不戾乎道不役乎物無不可以安其身而適其心然士之蹈高懷潔者往往卷其所畜處衆人之所棄泰然自足視衆人之所趣不啻一秋毫之輕此雖未必當乎大中然其所自貴重視夫兆馬竊冒無禪益於時與辱已而枉道皆卒之為天下後世僇笑者其相去豈直倍蓰什伯

哉孟氏有言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則世欲簡求賢才以為用者必在此而不在彼伯彰磊磊負氣義博涉書史有才具尤工於詩歌其果久於在下者耶伯彰名某王氏居梅岡若干世蓋邑著姓云

石岡書院記

吾邑蕭自誠先生來京師屬余記其石岡書院余與先生之子翰林庶吉士省身交嘗聞書院興壞始末石岡在邑東南半舍許仙槎江之西梁蕭子雲十七世孫諱

遜者始自峽江徙居之遜七世孫諱儀鳳宋舉漕貢始即其居之近作書院聚宗族鄉人子弟而教之儀鳳之子子安為王府掌計從文丞相舉義事敗覆其家書院亦廢掌計之從子福可明經擅為古文詩賦復作書院又廢於元季之兵國朝混一海宇福可之孫則善復繼作之而隱居教授其中蓋先生之父云吾嘗竊謂吾郡之俗所為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務義脩禮尚氣節雖至貧不肯棄詩書不習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

其大義凡城郭閭巷山溪林谷之中無不有學富貴者遇逢掖士必敬禮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苟其世賤後雖貴盛人固不願與齒而彼亦不敢以其貴盛加人吾鄉之俗如此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嘗下彭蠡泝大江浮洞庭游乎楚郢之間又涉淮道舒而東上下數千餘里或行數日不聞絃誦聲觀其人之所務朴者事漁稼智者趨賈販以逐什一之利率資大勢厚者為雄長不務乎詩書禮義不重乎逢掖之士也不辨乎世族也

吾未嘗遍歷於天下而齊魯古稱詩書禮義之國今聞其俗猶不戾於古昔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由乎教學之廢興故先王治天下皆拳拳興學於家塾黨庠術序亦各有制焉石𥂕書院固古人家塾黨庠之制考其創建以来雖屢廢之亦隨有賢者起而復之不至乎終廢吾郡之不廢其學類此故其風俗所以可重者有由也嗚呼一郡一邑之中不廢其學而俗有可重况於為天下之拳拳於學也哉是不可以不記

齊壽堂記

齊壽堂者翰林庶吉士歐陽俊奉其祖三峯先生祖母章孺人之堂也先生生元皇慶初元今九十有八年孺人生元延祐六年今八十有九矣皆耳目聰明康健和豫孫曾繞膝屢受國家養老之澤光榮甚盛此堂之所以名也後登第授官與脩永樂大典書成請於朝乞歸省焉且行求余為記其從兄國子助教賢又為余言三峯先生及孺人之善曰宜為之記歐陽氏居泰和之西

蜀江之里其先與宋少保文忠公同出吉州刺史琮其居蜀江十數世積善累仁其族姓之衍貲産之畜詩書禮義之習愈遠而愈盛至先生淵達廉重言動率依於禮法而忠厚以為主恒戒其子孫及其族人曰必飭行為儒者以無忝我歐陽氏處鄉人必本於忠信蓋歐陽氏之族有三峯先生而後益敦於德義文學鄉人有三峯先生而後益勸於善邑大夫歲舉鄉飲謀賔必曰三峯先生孺人歸歐陽氏七十有六年以孝敬事舅姑以

勤儉佐君子以雍睦處族姻以仁善導子孫此其所由壽康也歟洪範五福壽為之首禮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皆壽之至也夫耄期環百里之地有一人焉以為至異鮮能以兩見也或有之不皆出於一鄉一里也而況出於一家之間又共牢而合巹者哉蓋考其初生皆當天下無事之時其本所鍾已清寧純固既壯而未老又遭我國家太平熙洽之運淳厚靈長之氣被於人物固宜光潤綿永而先生夫婦又承之以和平貞靜寬裕

樂善斯以獨得其厚彌壽彌康聯芳榮於晚歲沐天澤於無窮此雖先生伉儷同德合慶蓋亦國家之澤矣先生字以忠三峰其別號云

顏樂堂記

廬陵胡則顏名其所居堂曰顏樂其志固望希於大賢君子之地乎間求記於余嗟乎其可以易言哉夫顏之樂極其學之所至心與道一而於出處動靜從容安適無往而不得斯其所為樂也其可以易言乎然顏之樂

雖樂其在已者其心蓋未嘗一日而忘利民也孟子稱禹稷顔子同道道在是即心在是得其心而後可以言其樂也則顔詩書故家其為人敦厚詳慎外和而内夷志在利人善醫聞人有急雖風雨寒暑昏莫趨赴恐不及比以名醫徵詣京師京師士大夫家鬧則顔善醫奔走迎致無虛日則顔為醫不局於一科其所治無不良效其或一見曰此不可治即不治而去雖更他良醫治終不治翰林沈脩撰一弟甚愛之忽病目求諸專科之

醫一醫曰疾本深矣不可責近效藥之半歲其或庶幾也一醫曰當施大藥非百緡直不可言已皆竟去不顧沈脩撰懼遍求醫之良得則顏則顏視之曰此風毒所侵耳即治不過五日愈藥之五日愈胡學士女兄之夫病傷寒時在舟中求他醫往治醫問所病證曰此殆死也不肯行胡公百方强之且約厚貲謝始行明日還報曰具果死也更求則顏則顏往脉之曰此病欲解矣施兩劑而愈繼復病數劑愈司經苟洗馬病目具劇如沈

氏往求則顔則顔曰此可三日愈藥之三日愈翰林周
編脩得瘘疾劇初朝廷命蔣御醫治未幾蔣有使命出
外他醫弗能繼也則顔繼之竟愈旣而周之家人皆疾
他醫皆難之迎則顔則顔皆愈之庶吉士劉孟鐸暴病
亟甚恒所往還親愛者環視之悚然則顔素厚孟鐸脉
之搖手曰易易耳無恠也施數劑愈進士曾用常兩足
腫則顔曰當急扶元氣腫不足治也他醫曰當急治腫
曾信他醫則顔爭不得數日卒翰林庶吉士陳孟京始

得疾則顔視之愴然曰不及矣衆未信之走致數醫治卒不治余在京師目見其治效彰彰如此每瘉一疾輙自喜而人德之與否不計也即知其不可治輙憂形於面此其心之所存可知矣夫其心之所存與志之所慕者茍不相倍因是勉勉自脩積誠而不已則大賢君子之地未有不可幾及焉者孟子曰顔何人哉則顔歸而求之可也則顔與余同郡故為記其所能與其所存者如此使勉焉

江陰縣先聖廟學重建記

太祖高皇帝正大統之三年詔嶽鎮海瀆封號如古制以山水稱忠臣烈士稱當時初封出於歷代所加者一切罷去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一方一時者比封爵宜如歷代所尊崇著於令典垂之千萬年而定鼎之初首建學立廟京師親臨釋奠又詔通祀於郡縣又詔罷從祀之戾於孔氏者所以揆前聖之大中而垂永代之洪範也夫孔子之道天之道也

國家生民不可一日以無者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下皆聖人也而使後之繼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得以行斯道者孔子之功也論其功而隆其禮明聖之心也列聖相承益欽益至繇是自京師至於海隅郡縣皆有廟學其人皆知孔子之道尊且大而況邦畿之内且延陵采邑先賢禮讓之化未泯其人心嚮慕興起為何如哉江陰縣學歳久而弊侍郎周君巡撫過之慨然興歎曰廟不

飭何以妥明靈致誠敬學不飭何以興教化成賢才恌
奉朝命來事寧有重於此乎謀撤而新之為縣者聞之
悚然曰此吾職也敢不祗承民耆老聞之躍然曰此以
善吾民也吾其可坐視於是相與合謀僨工市材易故
以新作大成殿十有六楹前作東西兩廡各若干楹殿
之後為明倫堂若干楹左右為兩齋各若干楹庖廩門
垣咸備以固髙敞弘麗加於舊規由是縣長貳學官諸
生歲春秋行禮廟廷對越有嚴秉虔將事用稱朝廷崇

祀先師之意而諸生退即於學敬脩所業以求無怍於古聖賢將上以光國家之用下以厚邦邑之俗所係豈細故哉訓導嚴顒書來請記廟學之成夫受命在政教之任而能知本源之意有倡有隨協志畢力不貴於公不勞於衆以底成功可為無忝而為民父兄於義事奮起趍赴皆如當然又以見人性之善而王化之被皆可書也肇斯舉者周君名忱永樂甲申進士累官工部右侍郎其廵撫江南諸郡適歲荒歉勞心賑恤民賴以濟

而所至勤於學事相斯舉者知縣朱應祖主簿胡忠而忠始終效勤耆民周孟敬朱善慶等皆助資曹宏黄惇等分董役事經始於宣德六年二月成於明年六月記作於十年十有一月嗚呼後之有政教之任於斯為民父兄於斯者可以鑒矣

文丞相祠重脩記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而有以究極天下之理浩然之氣即天地之正氣具於

吾身至大而不可屈撓者知之至養之充而後足以任天下之大事天下之事莫大於君父文丞相甫冠奉廷對即極口論國家大計未幾元兵渡江又上書乞斬嬖近之主遷幸議者以一人心安社稷固巳氣蓋天下矣自是而斷斷馬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為巳任雖險阻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不幸國亡身執而大義愈明蓋公志正而才廣識遠而器閎浩然之氣以為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雖天命去

宋而天理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殺身成仁者不少論者必以公為稱首公事具宋史而公鄉人劉岳申摭公所著目録吟嘯集指南録集杜二百首及宋禮部郎官鄧光薦所述督府忠義傳以作公傳視史加詳實焉北京之有公祠洪武九年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始建於教忠坊令順天府學之右而作塑像焉永樂六年太常博士劉履節奉命正祀典始有春秋之祭於有司歲以順天府尹行事宣德四年府尹李庸始至謁公

祠下顧瞻祠宇獘陋弗稱遵用詔旨葺而新之而凡祀神之器靡不備具又求劉傳刻石將使人人皆知世之為臣者光明震動焜焜烈烈有公也於乎忠孝人道之大節治化所先而崇禮先賢表厲後人尤守令之急務庸其達為政之本歟庸字執中保定唐縣人寬厚明敏自太學生授工科給事中上親擢為順天府尹愛人之心剸繁之才上下皆稱之而盡心學校敬賢尚德如飭昌平之狄梁公劉諫議祠而嚴其祀事之類皆其知本

之務皆可書也因并書之以示來者

楊氏祠堂復建記

士奇一歲而孤上賴祖考之佑母夫人之保育教訓用克成立然素窶既壯而仕積其祿入始稍理田廬蓋先廬悉燬於元季之兵而故址在邑之學宮之北者諸父兄以窶而售之人矣仁宗皇帝臨御進士奇官秩祿賜加厚始克以五十餘年寢食不忘之心五倍元售之直而復故址乃命稷治居焉居之右故有祠堂亦燬於兵

遺弊室數楹則族父之寠者假息其中歷三世矣族父之先有故址在邑西為橫民所據已久力不能復至是代厚貲內據者為復之而使其孫歸治居焉遂命稷循故復作祠堂古知禮君子營宮室必先祠堂士奇之不能蓋復之於人者有先後也吾高祖以前居邑東清溪之上暨曾祖始徙學宮之北居與祠並作焉作四十年而燬於兵又二十年而淪於異姓又五十有餘年而余始克復之既失而得既燬而完雖辛勤積累而非祖宗

仁厚之澤何以能致哉祠成祀四代歲時行事悉遵朱氏禮楊氏系吉水徙泰和清德正學代有紹續逮吾曾祖發而益弘有惠及民有傳在史祖考以來或仕或處履道執行清白之節靡有間焉覆被及余夙夜懔乎荒墜之懼而今春秋七十矣顧吾之子若孫其可一日忽忘先德而不圖惟敬承之哉承先之道仁與義其要也學以明之誠以行之而持不息之功若是者豈惟無忝祭將受福焉蓋明德者格神之道也父子祖孫本同一

氣幽明相通不相違也悳之則神歆而福降悖之則否而皆陰騭潛察於平居日用之際矣匪直奠薦灌獻之頃也凡後之有事於斯堂者不俛思而篤行可乎故書所以復建祠堂之故而又書所以感格神明之道以示吾後人堂不易舊規經始於宣德八年正月成於是年八月明年正月壬午謹記

東里文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文集卷三四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錄監生臣阮鍾瑗

謄錄監生臣儲夏書

東里文集卷三

明 楊士奇 撰

序

贈醫士陳名道序

江漢間其俗尚巫有疾不事醫唯走巫求禱焉徼幸以治載酹牲實筵造謁巫之庭唯恐後即不治不咎巫必自反曰我之弗虔不敢懷纖毫怨懟且慮復有求也間有知巫之妄而從事於醫又罕遭乎良焉素不明陰陽

表裏脉治之説而稱醫之師醫之師其治或投數十劑不效而又增劇者故雖什伯中復有一二精其術人弗信之矣江夏宋惟憲其弟病且殆凡與惟憲關忻戚者皆强之禱巫惟憲不應方博求為醫之良者有進陳名道既至診而藥之旬浹遂瘳惟憲謁之謝焉夫醫聖人之教也聖人憂民傷於寒暑饑飽勞慾有至乎夭死故為醫之教使得保終乎天年者也巫者古以事神非有盜神之號以欺人也令盜神之號以欺人人亦安其欺

雖百死不悔於乎先王之治天下有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一拘殺於司寇巫所為疑不既甚矣乎故巫不誅醫不行民得保終乎天年者寡也然使令之信醫者皆惟憲為醫者皆名道巫不足誅也而一惟憲一名道巫其可勝矣乎吾喜名道有成又重嘆乎聖人之教也於是乎言洪武廿二年冬十有二月既望廬陵楊士奇序

贈蔣醫士序

凡至劇之患欲難而去之必積漸而功立何者其劇也非一日之致故去之亦非一日之力流水之盈谿尺寸以進乎尋仞決而涸之一舉手之力哉必若閑之於始萌防之於始達斯力省而效速吾見今之人嬰孑疾疢也觸寒暑風雨肆嗜慾食飲勞膂力筋骨慮思其始漠然若無所與乎已及歲積月累既痼且亟方委諸醫療而藥一進弗效即詆為庸淺屏去雖十數易醫皆然底死無悟者江夏陳希遠病三閱歲謁數醫皆無近效最

後謁蔣添祥氏曰非六十日弗瘳砭以伐其堅焫以決其會藥以窒其虚及期而瘳今之醫去古遠矣始則試中則審終以致其力者葢通術也求之者誠不計久近而一委之成功宜鮮不有效惟夫名是而實非者不可久任而不速易也若添祥者其可以久任而不可以速易哉希遠德之求余文爲報弃著久徵之説云

送梅清隱遊武當序

江夏梅清隱温厚明敏而廢於盲不得効用當世既壯

棄其家去郡城之東長春山之下從學道人簡中陽居以習長生久視之訣固門崇垣閟足跡不出人亦罕至其處或時挈青囊賣藥行西市中人見其膚肉肥腴雙頰渥渥有色雖目不及視輕袂飄飄不可追逐皆羨其有所得者而清隱弗是也居無何中陽以為學非遊不充聞武當之山與人境遼絶其中多異人鍊士而拂衣往遊矣又無何清隱慕其師之為將由大别泝洞庭道荆門望方城峴首而去吾聞昔列禦寇好遊壺丘子曰

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又曰取足於身遊之至也列子信之而不疑清隱能信其說如列子之不疑乎不然斯行也將不遇壺丘其人者爲子傾倒哉遇壺丘其人而爲子傾倒則反而舍也吾知有與子爭席者矣士有爲詩以道行者求余首序云

贈曾士榮序

古者論士先德行而後文藝後世重文藝故士有敦行寡文者或屏棄不錄士榮游邑庠其孝友行於家忠信

重於鄉問學信於師友令年部使者行郡縣勵新學校考諸生經義不治者罷黜為吏以懲而士榮與在遣中知士榮者莫不枉其去曰此非世所稱敦行士耶非以尺枉遂舍其尋直耶抑固其有命耶士榮且行來告别吾與士榮皆陳之出也屬卧病山中不得往餞嗟乎子往哉吏何足以辱子三代之時詩書法律同一理也其後始由詩書曰儒由法律曰吏夫吏不根儒或盭於道儒不達吏或滯於用子根儒以治吏理覈而務通功立

而譽顯將不由吏以採重祿躋高爵乎往哉士榮方今
聖明更化率古論士以子之行將必有能知必有能言
者矣吏果不足以辱子也遂書以壯其行

送鍾用之還蒼溪序

吾友鍾潛用之以鄉貢進士授保寧府蒼溪縣學訓導
明年謁告歸省踰月復行吾一邑之士皆咨嗟嘆息曰
當國家熙洽時儒術柄用士通一藝名一善者無不登
榮躋要遂展其所藴用之以閎通之學邁往之識忠貞

仁厚之節奇偉博贍之文而不陷顯庸乃弊弊然以一校官走八千里荒落之區而不得施其所抱負用之固當如是耶用之方覓覓然治行李就道無幾微窮慼之意見於色余曰君子之於道不擇事而行不卜地而處用一鄉則道徵於一鄉用一國則道徵於一國用天下則道徵於天下曷往不得哉昔夫子欲居九夷猶宜於委吏乘田之職今蒼溪雖遠王邑也校官雖卑儒官也吾居王邑守儒官談周公仲尼之道以淑其人正其俗

吾之道行矣吾何窮慼哉或曰用之篤孝人也二親俱七十垂白乃去此即彼不獲朝夕在侍其誰不戚戚於中耶余曰夫賢父母之志固有樂其子之行道者用之以是樂其志可以爲孝朝夕云乎哉於是衆皆知用之能躬夫孝之大者其不窮於下位也必矣相率爲詩送其行而余爲序云

贈謝敬常劉彥達彭永新赴京序

萬安於泰和密邇同鄉也余與謝敬常劉彥達彭永新

皆逢掖誦法周孔同道也縣吉至舒一千里兩艫並載
聯行比止時時互過從取醪茗解羈寂相講論吟詠為
娱同好也敬常彦達選進士當赴春官永新以業成上
游太學連茹而升而余方疲於奔走將弛擔南還於是
乎出處之不同也萬安雖小邑士生其間多敦厚明秀
沐教育之澤歌鹿鳴而起者内而詞林須臺之任外而
郡守縣令之寄於時多有譽名今三子者積學執德志
篤而識遠才優而務通相繼以出又際國家求賢若不

及之時將不皆有譽名於時者乎若是者吾雖處猶將與被光榮於蓬藋之下豈以有所不同者爲歉哉故書以贈別

送劉仲珩詩序

吾友劉仲珩盛年雅操博學篤志往年授重慶郡學訓導歲中丁內艱去今服闋調巴縣巴重慶附城之邑視其裝蕭然而怡怡然買舟載其妻孥書册道萬里之險以就斗石之祿而無所不懌之意吾聞蜀中山川瑰偉

奇壯甲於天下班孟堅稱其土地肥媺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且其扶輿清淑之氣鍾於人文章有司馬相如揚雄陳子昂蘇明允父子操行有嚴君平輔相事業有范蜀公張魏公虞彬甫明於聖賢道學有南軒先生而四方聞人鉅卿游宦於此樹政績揚聲譽者加多也士得一命而道乎此能用志於内即山川之勝覽昔賢之迹必將油然有得於中矣是行吾爲仲珩賀然願有所寓焉始蜀人未知學文翁誘進之而艱

得師乃選小吏十餘親飭厲之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減
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可謂勞矣
數歲蜀生成就歸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時以
為榮今幸遭聖朝文明之運蜀子弟為學不出其鄉師
資廪養皆出於朝廷無所勞費學成而官之自郡守至
於藩翰於六卿蜀之士往往與齊魯並其為榮如此國
家之厚賜也夫受厚賜而不知勉焉樹立圖報稱非君
子之心願因仲珩以寓告巴之學者士友有為詩贈仲

珩者余因叙其首簡焉

送楊仲宜詩序

皇上以文教治天下特寵厚儒者簡德義文學之士置之翰林任以稽古纂述之事而隆其禮遇凡翰林職務任之五人者禮遇尤隆既榮極於其身暨其家之父子兄弟與被其榮者亦至矣五人者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永嘉黄淮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吾郡胡廣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建安楊榮翰林

院侍講清江金幼孜士奇之不肖亦辱與數焉五人者恒相與感激陛下聖德千萬歲一遇豈可苟焉以昧報稱蓋以為勤於務者必慎於身慎於身者必端於心端於心而後發於思惟言動常在乎善不在乎不善五人者皆能胥視一體交相警發無所拂逆又非獨相警發於己而已於其家之兄弟子姓無不皆然其相益之意忠且周如此庶幾古人益友之義今年楊君之弟仲宜來省兄京師得胥晤焉其為人恂恂謙慎無幾將歸請於

余曰幸有以見教因舉余五人所以相益者告之告之固望其不忝興被寵榮以光輔於吾楊君也於是黄君胡君金君繼余作詩贈之與楊君交好而名能詩者又繼作焉

壽尹先生七十詩序

余讀詩至南山有臺未嘗不嘆昔人之善於祝願也願其致福也則勉之以德願其膺福也則望之以壽斯二者既反覆詠嘆言之而又祝願於其後之人以致無窮

之意不獨望其一身而已古詩人忠孝之意可謂周矣
西昌尹務厚先生今年春以上海教諭九載考績留京
師三月壬子實惟初度之日凡具鄉之門人學子與其
交游之子弟相謂先生今年越歷四百二十甲子矣相
率持酒醪列拜爲壽又各爲詩以致祝願庶幾古詩人
之意矣先生飲酒誦詩樂甚取詩命余序余惟先生惇
厚直方居家有孝弟慈倫之節居鄉有仁義忠信之行
學問用於時資於人而平生儕輩今皆漫滅獨表然如

松柏茂悅於氷霜歲寒之後居官二十餘年坦坦如一日有二子皆恂恂能明經屬文諸孫亦森森蘭茁可以樂志洪範所列皇極之福先生兼有之矣是詩之作可謂紀實豈徒如古詩人祝願於方來者哉敬書其簡首

送王澄淵序

澄淵始舉進士上京師留太學余時被徵至間暇輒相往來澄淵確乎其志也充乎其氣也温乎其容也霈乎其文也無幾擢梓潼知縣梓潼距京師八千里道峻山

奔川踰不測之險以入乎幽深閒寂之地民質務簡無所勞慮益得用其志於所尚更數歲復來究其所藴蓋進而深矣既陞祿勸知州祿勸去京師萬里其所道遠且險與其地其俗之陋皆倍於梓潼更數歲復來究其所進又深矣士壹志乎內無所累乎外則道日進德日脩無徃不自得也澄淵為祿勸三年民悅而安之天官考其績最此非今之循吏者乎古之循吏有去而陟清要為輔臣道行於當時譽流於後世而皆自州縣始有

如澄淵吾知祿勸不足以久淹之也雖然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蓋古之君子皆致謹於其終也請書以為復任之贈

送鮑教授詩序

武昌鮑崇禮夫為瑞州教授瑞人士與守貳以下及過使客之賢者皆稱禮夫能教能興學今遷吉安吉去瑞數百里凡仕兩郡者其賢不肖與才之稱否輒相聞知不能掩也故禮夫得吉吉人士在京師者皆喜相語曰

鄉郡之學將來所成益盛哉相率為詩送之進士陳賞嘗學經於禮夫屬余為序瑞固民秀而俗淳自禮夫為教授夙夜盡心奬率訓誘而後瑞之學者知自勵賓興科未嘗之人自禮夫去瑞數年繼禮夫者不能究於其職其學者亦玩愒苟且鮮有成效然則學之廢興謂不繫於人可乎吉之民俗優於瑞其學者歲大比賓興往往擅江以西第一然十數年來職教者求能如禮夫盡心奬率訓誘蓋少也吉人得禮夫云胡不喜哉然學校

之教以成德育才為治平之資化俗之本非獨以為言語文字之習而已為師者誠能端諸己而見諸行事有以感發人心使之興起益進乎道處焉可以善於身表於鄉仕焉可以輔君而澤民如此其效顧不重且大哉以禮夫之賢必不遺於此予雖吾於禮夫前未嘗相識而相聞有素故於斯行也有望焉

魯林懷恩圖詩後序

太常寺丞孔克準宣聖五十五代孫其先自宋衍聖公

端友隨高宗南渡家於衢於今將十世克準北望尼山水木本源之念未嘗忘也間以其魯林懷思圖及所得翰林諸公詩文屬余一言叙之嗚呼孝哉克準之用心也今天下林林之衆孰非古聖神之裔獨孔子之裔累代至今朝廷加寵之著在令典下而公卿大夫以及韋布之士遇孔子之後亦莫不厚敬愛以相接不敢衆人視之何也非以孔子明帝王之道垂範後來開太平於無窮旣受其賜則尊之親之不敢忘因以及其後人者

乎則於夫子生之所居沒之所藏子孫族姓之所聚處孰不欲造焉以慰其平生慕仰之心况身為之後者乎此克準之所為惓惓者也吾聞元有天下詔求曲阜之後將命為衍聖公主孔林之祀議久未決有言衢孔故世嫡也徵至力辭曰先人葬衢數世矣不可以去請授曲阜之長者元君嘆曰寧違榮而不違道真聖人之後也從其志而命為國子祭酒蓋君子有不得已而去先人之鄉者歷世既遠勢不能復則脩其先人之道誦其

言考其行服膺而奉行之以圖無忝誠若是也即去之千里之遠百世之久可以為孝不然徒誦其言而不知其行知其行不知率而由之則雖旦暮不去其先人之側可以為孝乎故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推克準之心誠由先聖之道可謂孔氏賢子孫矣衢孔之仕於朝而與余好者三人國子學正其先生父子及克準皆賢者也而今獨克準在余安得不因是以重致愛敬之意哉

武昌十景圖詩序

武昌郡在禹貢荊州之域春秋為楚夏汭漢為鄂縣孫吳徙治之始更名武昌吳以後沿為郡起武昌城西臨江有山屹然而高者為黄鶴山郡志稱黄鵠山山之陽有黄鶴樓因山以名或云仙人費文禕嘗乘黄鶴於此黄鶴樓之東有庾元規南樓樓之西有石鏡亭其北二里所有鳳凰山皆以形似名之又南去庾樓二里有祠祀孟孝子宗祠前有竹數十挺相傳當時哭筍之處皆

在郡城中由黄鶴山之西越江爲漢陽郡大别山在郡之北與黄鶴山夾江而峙江漢二水合流其下起黄鶴山東去十里所爲洪山山半有釋迦氏浮圖而飛樓疊閣聯絡乎其下城南有鸚鵡洲在江之中洲之上有禰正平墓又有吳將黄蓋所屯黄金之浦與鸚鵡洲相接又有屈原所稱南浦在洲之東皆紀於載籍以爲是邦之勝四方聞之者咸願身造而目覽過之者必不以事而廢遊也然其地連雍汴接廣蜀衿喉江淮統會湘漢

又密邇夷獠冥頑不馴之境故累代皆宿重兵鎮之而士之仕於是者職務之煩寢食不暇凡前所謂是邦之勝常曠歲不能一造豈其志弗尚乎此哉大同蕭秉文官武昌左衛幕六年衛之政無大小輕重一由於幕故其勞勩視衛之他官為甚而是邦之勝六年之間或一二至焉或過之不遠十數步不能一至焉或徒得於遠望焉間求善畫者圖為十景又求善賦者分詠之又求余序之將於退食之暇時自覽適余聞張弛者文武之

道也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則剸繁理劇之餘具有所適於性情也誠宜而士君子於一視一聽必有所監省又非獨以自適也秉文從容公退展圖興思如睹大別則思大禹之勤勞乎民睹南浦則思屈原之忠藎乎君睹黄蓋故壘則思立功者當博採衆長睹禰氏之丘墓則思用人之才貴乎有容用已之才貴自重也以至睹靈竹則思惇乎孝誠睹庾樓傾圯則思清談不掩於塵汙如睹形似之假托則思冒虛名者非有所益睹仙佛之

說則思聖人之教於民生實用為何如也凡游目之頃有動於中無非為已則所存所施事上馭下之道豈不尚有裨益哉豈特性情之適而已

郭氏續譜序

西昌城北郭氏其先河南人出宋僉書樞密院事逵逵之子忠孝忠孝子雍徙峽州雍曾孫原吉又徙臨湘原吉季子匯為袁州司戶避宋末之亂來西昌遂為西昌人四世至敬守始著譜又二世至公緒著續譜以求余

序宋史忠孝受易中庸於程伊川號兼山先生靖康初金兵犯闕力陳追擊之策又陳戰守利害等十餘事後為永興軍路提點刑獄與敵戰死城下贈太中大夫雍傳其父學故浪峽之長陽山谷間號白雲先生張孝祥薦於朝名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孝宗知其賢命州郡歲時致禮存問更封頤正先生而雍於易發明精到郭氏之先可為盛矣其徙西昌也更三世皆隱處不仕國朝始有仕者敬守慶宜兩先生皆治尚書洪武中敬守先

生累官登州府學教授毅然師道自重慶宜先生由廣東按察使僉事改湖州府經歷廉厚之節吏民敬愛之亦一盛也其後彥鉉累官順德府學教授致事彥遷終瓊州府推官公緒舉進士歷陜西浙江廣西貴州按察僉事郭氏之盛蓋未已也源厚而流遠可以觀其世德矣余家與郭同里敬守慶宜兩先生少皆從游先祖兄弟而於先考為莫逆交余之忝孫也兩先生望其無忝先世奬勵誘掖恒若不及如覺其有分毫之進津津喜

見顏色嗚呼今安得復有忠厚不遺故舊之家如兩鄭先生也哉彥思彥鉉彥常彥遷亦皆於余厚有善相輔有過失相規今惟彥鉉與余在而皆白首徒各抱睽違之念於數千里外公緒以才能當顯任卓卓有亢宗之志余故因此譜推考其先之盛者告之而俯仰今昔有不能已於嘅焉

桂巖集序

襄府紀善三衢江東心錄其先世科名并所受賜詩及

行實遺文而附以當時名勝之文有關於江氏者為一鉅册名桂巖集桂巖江氏家世所居也以屬余序余受而閱之曰嗚呼其盛矣哉昔者江氏世有聞人暇丘之經學次翁之巨孝應元文通之文章皆焯焯著稱而近數百年來江氏文獻特見衢睦間民表以正言直道動當世子遠以文學德望位宰相死國難皆盡忠所事焜燿簡册而族人自宋以來擢正科七十有七人他歧進者不與仕而紆金紫銀青七十有八人下此者不與何

其盛也蓋吾有感於其先矣錢氏奄有吳越江之先曰
漢臣實事之吳越習俗侈靡費用無藝不足又益取於
民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加數倍宋既平諸國賦
稅一仍其故籍錢之歸朝也以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
籍之厲民無已也沉諸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已而
舍之凡隨錢氏來歸者皆得官獨漢臣以廢斥死後命
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畒五斗永更定為
一斗還奏太宗不悅永曰畒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

附之民被朝廷仁恩顧不可耶遂從永所定永曽孫珪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世以為永陰德之應事見史傳永之減税本於漢臣之沈籍其德同斯其後世光榮盛大亦無以異矣嗚呼為國重得民心故春秋有税畆之譏國風存碩鼠之刺而馮讙為孟嘗折券書尹鐸為晉陽損户數仁者輔人家國一務捐利以得民也以德益乎上以惠益乎下天道福善雖遠不爽然則江氏之盛吾安得不推本其先哉秉心上距

漢臣十五世距予遠五世初以文學擢司經正字與余同事仁宗皇帝於春宮秉心特荷知遇後擢為紀善江氏之福澤其未艾也哉其未艾也哉

送陳叔振序

余居京師二十餘年四方賢大夫士之在朝者皆得識之其尤賢者得相往還而樂也臨安故宋之都會其山水秀麗鍾於人多俊爽明達適當世之用然溺於其俗率務外忽内逐物狥時者或流而不返飾行與文者或

矯以自高而求夫和厚端介志乎内不役乎外蓋不多見焉陳鏞叔振舉進士為庶吉士在南京翰林與余處六年殆所謂和厚端介不矜不屈者非臨安之特出乎既與余先後來北京余調春坊叔振亦擢禮部主事而閒暇輙復過余蓋有志乎其内也今叔振調南京禮部相去益遠相與之樂益疏矣夫君子之於學也不以窮達壯老而苟有怠意今南京諸司職務視往年千百之什一而載籍所萃四方莫加焉誠以其餘閒探索義理

之正以究聖賢之用心卓然而行之將所至豈特出於一鄉哉鄒孟氏曰尚論古之人古之人以叔振之資與志無不可至勉哉叔振豐城有史志静余嘗相與者而違闊久矣今於叔振為同官具亦為致區區之意

送余侍講序

宣德五年春翰林進兩朝實録賜宴賚既勅吏部進纂脩以下官士大夫之與於斯者皆忻忻仰戴德意侍講余學夔不竢吏部覆奏不謀於相知即入疏自陳臣年

將六十雖未老而纏於疾病不堪事事幸天地大德賜矜憫俾歸依園田以終老則臣未死之年皆陛下賜之也上察其誠命致事既而吏部奏纂脩以下官皆進一階時同事者多自忖念其劾勞不加學變而忝冒寵榮以為愧旁之觀者亦嗟嘆學夔纂脩之勞多宜進於榮乃決然辭去此其志又有加於人者學夔曰吾得歸榮莫大矣即詣謝辭遂行士奇交學夔踰三十年同在京二十五六年志同道契方資旦暮相慰藉於視其去能

無情乎哉學𡙇明經博古負直氣侃侃遇事徑發不肯
苟有阿狥貴而能貧利不當其義不取而於赴患難如
饑渴於食飲有歲寒之操焉今西昌前輩道德風流遠
矣後生晚出日陷溺汙下不知自拔何幸有學𡙇歸作
之儀表一振起頹弊以復往昔又士奇之所望也於其
行道以贈别

泰和王氏族譜序

吾泰和故家唐宋來文獻有傳譜牒有錄者不翅數十

姓其自金陵來者七姓七姓源本之盛莫有過王氏者蓋司徒導功德譽望為晉之重也泰和三百年前以詩書致通顯起聲光亦莫有過王氏者蓋戸部侍郎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贄受知宋仁宗也侍郎之後在宋累累有科名元盛時以道為鄉鉅儒嘗出游汴時仁宗在汴李平章孟𨓜迫奇之固邀入見辭曰奉父母命游汴而已遂歸國朝混一海宇鄉之儒師故老存者無幾人而以道之子子與子啟兩先生歸乎鄉邦之重子與凝厚

明粹子啟嚴肅方正學者葢擬諸河南二程子與嘗以説書徵至上書論事授福建鹽運副使以老辭子啟舉學官歷監察御史廣西按察僉事崇慶知州子啟無嗣子與之子伯貞先生用徵聘為廣東按察僉事工部主事瓊州肇慶兩府知府肇慶二子行敏行僉行僉舉進士為翰林脩撰進侍讀又進右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又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學士行僉子積為泰和縣學訓導父子同日受命京師之人皆榮之古所稱碩

大之宗者謂學行閥閱世有繼續雖久遠不能無盛衰隆替之異要其德善為之本者常在也吾於王氏徵之矣王氏故譜更世變不存行僉今訪求復作之存其信闕其疑一本於仁人君子之心蓋積歲而後成慎之至也今以授穳歸而屬余序楊氏居泰和四百年兩家門戶相埒代有交游婚姻之好吾少及承教予與先生兄弟及肇慶公今雖老恒識不忘而與行僉皆少貧以學今聯官於朝廿有七年亦皆兢兢不敢一日怠肆以辱

其先人然則余於斯譜其可以無言予敬為之書積兄
弟以及其子若孫世爵之哉

東里文集卷三